

我所知道的德仁學長

文／圖：黃國恩



學長要來，我們一行人便興奮的討論著，討論著要學長帶台東釋迦，討論著要叫學長幫我們照相，討論著晚上要去哪裡吃飯，要告訴學長什麼有趣的現象，因為我們知道，一旦學長到了，我們就可以放心，不論遇到什麼狀況，學長都會幫我們想辦法。然後那兩天，學長就這樣坐在坑邊，和我們聊東聊西，幫我們注意著發掘的現象，用相機幫我們做了記錄。

剛出國的頭幾年，需要什麼資料也是寫封信給學長，學長就會很快的把資料寄來，還會附上幾句鼓勵的話。回國有機會和學長吃飯，學長也會很有興趣的問最近在讀什麼書，喜歡聽學長緩緩的說著臺灣發生的事，那平靜的語調讓人覺得這一切是如此和平，多希望一切就這樣慢慢的往前進行，所有的人事務都不會改變，大家都好好的努力活著！

學長離開的那幾天，常常開著車穿梭在柏萊萊附近的山路裡，從高處遠眺平靜的善金山灣，海灣雖然被高低起伏的丘陵所包圍，但是海水本身卻是如此寧靜，那廣闊、無波的海灣給人靜謐、鎮定的感覺，就好像學長一樣，總是好像可以很平靜的看著身邊所發生的一切，也不多說什麼，然後對後輩給予各種關懷及鼓勵。我一直以為那份溫暖會永遠在那裡，就像我知道無論何時拜託學長，他都會伸出手拉我們一把，怎麼也沒想到，學長會這麼瞬間就離開，留給我們無限的懷念。

一直想要想起每個和學長相處的畫面，卻怎麼也想不全，老覺得遺忘的比記得的多，這就是人類記憶的無奈吧，許多回憶都是再詮釋，每個事件都有可能誤置的結果。但是只要想起學長，心是暖的，這卻是從來不曾變過。很多人都感嘆，為什麼這麼好的人會這麼早就離開，我難過學長再也不能真真實實的存在在我們身邊，不能再看到學長在田野裡穿梭的身影，但是學長留下來的溫暖，卻一直一直在那裡，從未離開，只要我們想起他……

(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)

最早聽聞李德仁這位學長是還在唸大學的時候，那一年我才剛進大一，而他也才剛畢業，雖然沒有機會見上一面，卻已先得了他的好處。他在金門當兵，放假返臺卻還是習慣回系上走走，找學弟妹哈哈幾句，順便放了幾包糞糞在系裡的地下室，而我就是這樣意外的接受了一個遙遠的招待，為了保證食物來源是無害的，從此聽聞了李德仁學長的大名。爾後，他很會照顧學弟妹的聲名遠播，而且一直都是如此，沒有前輩的架子，平易近人，他總是給人一種如同家人般的溫馨。

與德仁學長較長久的接觸是在史前館共事的時候了。他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很能吃，也很會流汗，粗壯的身材上穿著一件隨意的T恤（通常是辦活動送的那一種），一條短褲搭著一雙涼鞋，偶爾戴個棒球帽，或是脖子上掛條毛巾，雖然一直戴著一副眼鏡，但是完全看不出來有所謂的「台大」氣質，就連一般人所認定的考古學家形象也是不相符的，倒是比較像是農夫或是市場上的肉販。有趣的是，像這樣一個看起來像是隔壁歐吉桑的人，卻寫了一手好字，如果只看過他的字而沒看過他的人，大概會以為這個字是出自哪位文質彬彬的小生。

能和德仁身材及外觀匹配的是他的個性，他的個性不溫不火，不愛和人計較，幾乎沒有看過他生氣，最多就是一個不悅的眼神或是無可奈何的表情，這並不是說他老於世故，深藏不露，而是他真性情就是如此。他也不是一個追求成功的人，生活過的去就好，買書倒是不手軟，甚至影響他後來的經濟狀況。他養了一隻來去自如的貓，只要貓兒肯接受他的食物他似乎就滿足了，他對周遭人無私的付出大概也是如此，他更在意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富足。如果活在古代，他大概就是那種漁樵耕讀的隱士吧！懷抱一種「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」的氣度，或許他自己沒有感覺，但我真的是如此看他的。像他這樣的人卻會有心臟病，天何言哉！

每次看他稍有勞動就汗如雨下，氣喘如牛，這與他看似壯碩的體格很不相稱，後來才知道他有心臟方面的問題，也曾住院治療。我本來以為現代醫學如此進步，應該不是什麼難解決的毛病，結果竟是走入死神的陷阱。翻查當年的筆記，還是令人慨嘆。

德仁在2008年1月時就住院一次了，後來出院，尾牙那天又住院了，淑玲那天有去看他，似乎也還好，只是腳水腫的很嚴重，但精神還很好，我想數年前他也有同樣的毛病，後來也都沒事，這次應該也不會有什麼問題，結果卻不是如此，據說，除夕當天他就開始昏迷，還好他老婆從法國趕回來，否則身邊一個親人也沒有，想到他平常對別人都是那麼慷慨，那麼和藹可親，卻遭受這種命運，實在令人心痛。

在他昏迷期間，一些參加考古營的學員得知後都十分驚訝難過，紛紛為他祈福，希望他早日恢復健康。奈何天不從人願，2008年10月28日他遠離我們而去，雖然不捨，但想想他是帶著眾人的祝福及懷念離開的，這不正是他最想要的滿足嗎？看似沒有，卻是很多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李德仁。

黃國恩寫於德仁過世三週年

(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助理研究員)



在田野裡看學長清理樣本是一種享受！

學長為參觀民眾講解出土現象

這個身影將永遠留在受學長照顧的眾多學弟妹記憶裡